

本版原文系开明书店民国遗本  
考以林语堂英译本重新点校

浮生若梦

为欢几何

# 浮生六记

沈复 著

张佳玮 译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 
天津人民出版社

／  
／  
浮生六记  
／

沈复 著

张佳玮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 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生六记 / (清) 沈复著 ; 张佳玮译. — 天津 :  
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5. 8  
ISBN 978-7-201-09401-4

I. ①浮… II. ①沈… ②张… III. ①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中国—清代 IV. ①I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09193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出版人：黄沛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：300051)

邮购部电话：(022) 23332469

网址：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：[tjrmcbs@126.com](mailto:tjrmcbs@126.com)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880×1230毫米 32 开本 7.25印张 4插页

字数：145千字

定价：3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## 译记 [代序]

秋天乍接到要求，请将《浮生六记》译作现代文时，我挺费了番踌躇：翻译文言文，尤其是妙文，从来吃力不讨好。中国明清之后好文言文，妙处多不在辞藻铺排，而在文气流动、词采精炼，假设文章如酒，经了翻译，便成米饭，少了醇醪的韵致。

最后答应下来，几个缘由。一自然是出版方给了极大的自由度；二是《浮生六记》毕竟散文叙写家常事，不是微言大义、错一个字就要杀头的经典；三是作者沈复沈三白，苏州人，所写情状，大多在江南，而我是无锡人，沈复所写的江南吴地风情样貌，大多见识过了。如果他出身雁门代北，专门写平沙漠漠，我大概也无从措手了。

翻译这篇文章之前犯过一阵难，因为逐字逐句地翻译过来，虽然浅近明白，但过于机械，文采风流，不免全失；擅自用现代语

全然改写，又不太像话。林语堂先生曾经有过全本翻成英语之举。想一想，倘若直接翻成另一种语言，虽说更难些，倒真可以死心塌地，不用考虑汉语原味的的问题了。

后来开始动手时，我的选择，还是尽量按着原文节奏来翻，句式字眼，尽量保留，只是翻译之外，另加了些虚字垫字，偶尔加一句话来解释前文所省，以求文气通透。打个比方，原文如骨，那么我所做的，就是在起承转合间加一些筋肉，尽量保持文脉流畅，读来也好咬嚼些。当然，如此处理，许多句子就近于白话文了。好在原文多以叙述日常生活各类事项为主，希望也不会因此显得过于突兀。

众所周知，《浮生六记》说是六篇，如今仅存四卷。“浮生”

二字，是李白所谓“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”。四篇文字，除了《坎坷记愁》，剩下三章，还真都是谈论生活细节、为欢之事：闺房之乐、诗酒之乐、游玩之乐，都是典型中国文人的清淡闲雅情致。其《闲情记趣》一章里，谈论养花寻石、布设园林的段落，颇有趣味，可见沈复是位实干动手型的，倒不像其他名家，只是指点评论一下便过去了；《浪游记快》，也因为他幕游在外的身份，以及穷困潦倒还不忘去郊游的旺盛精力，显得很是热闹，风景层叠，目不暇接。

当然，若要挑剔，则沈复的文笔见识、详略取舍，并不比李渔、张岱那些大师们强，文中自然也不免如袁枚先生那类乾隆年间才子们似的，时不常要显摆一下“兄弟我这个也是懂的”的劲儿，以及“这里其实未必要写，但我舍不得删嘛”的调调。但好在，如他自己篇首自谦所云，这篇文章“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”。吹

毛求疵，则他许多叙述，未必如他自己想象的那么有趣，但在“如实道来”方面，细微曲折，都点到了。沈复虽然是读书人，而且时时标榜好诗文喜风雅，还以林和靖自况，但性格上却是典型江南市民：好热闹，喜交友，声色美景娱目的，他都不讨厌。所以记叙下来，虽然许多事平铺直叙，也算是热热闹闹。所谓不以文胜，而以质取吧。倘若说《金瓶梅》全书，可以当作明时市井风物的百科全书来看待，《浮生六记》也可以当作乾隆年间苏州书生家庭市井的一幅卷轴画来欣赏——还是加了大量风景描绘的山水卷轴呢。

也因为沈复这般不厌其烦娓娓道来，我们才得以隔了二百余年，还领略到他那位夫人陈芸的风采。《闺房记乐》是为本文的核心精华所在，而芸又是核心中的核心。林语堂先生说芸是“中

国文学中一个最可爱的女人”，诚非过誉。实际上，读完全篇，我都产生了“沈复简直配不上他妻子”的念头。自然你可以说，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，沈复对他妻子已经算是极好了。而芸的出色，也恰是在细节中呈现：身为一个父亲早丧、独自靠女红养活一家、自学认字的才女，沈复很喜欢描写她如何可以陪自己在闺房中谈诗论书、赏月饮酒，这也是此书情致动人、独一无二的所在：自来才子喜欢描述佳人名妓狎玩故事（沈复当然也写了类似篇章），但如此深情描写自己的夫人，却实在罕见罕闻；芸也的确是个心路活泼的妻子，比如，敢于女扮男装去看庙会，能够雇了馄饨担子为丈夫的赏花会温酒，主动为丈夫谋妾室，也有主意为自家公公找姬妾，诸如此类，乍读便令人神往，觉得实在是个有趣的女子；但略多读几遍可知，芸最可贵处，是她风雅感性之后的缄默沉静。



在一个并不那么良好，除了丈夫的疼爱外无甚长处的家庭环境里头当媳妇儿，她默默地担负着许多东西，居然还能过出安贫乐道的闲散风雅劲来。古来通文辞、善解语的才女和通情达理、痴情一往的妻子许多时候是矛盾的，但在芸身上，浑金璞玉地凑成了一体。甚至在沈复略带得意地谈论自己放意浪游、大兴诗会的那些篇章之后，你都能感觉到芸温柔又宽和的笑容。古来肯布衣蔬食过日子的夫妻，许多是迫于无奈；平心而论，沈氏夫妻过的日子着实清寒不易，许多时候得苦心经营，才能过得下去，最终难以为继，妻子早逝，也足令人扼腕，但在此之前的漫长时光里，终于还能过出风流倜傥，甚至清暖温柔的味道来，里里外外，无一处不是芸的光彩。

如开头所述，翻译古文本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，保留原文况

味而又易于理解，实难两全。我所做的，也只是仿制了一个框架，涂抹上原文的色彩，假装《浮生六记》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倘若文章中还能有什么妙处，应当归功于沈复的经历和芸的神采；而有不恰当的，大概就都是我的问题了。

张佳玮

2014年12月15日

于巴黎

## 目 录

### [ 译文 ]

闺房记乐 001 - 028

闲情记趣 029 - 046

坎坷记愁 047 - 074

浪游记快 075 - 120

沈复三十年游历图 122 - 123

[ 原文 ]

光绪三年初版 序	126 - 126
潘麀生题记	127 - 128
闺房记乐	129 - 148
闲情记趣	149 - 160
坎坷记愁	161 - 178
浪游记快	179 - 206
中山记历[佚]	207 - 208
养生记道[佚]	209 - 209
光绪三年初版 跋	210 - 211
附录：沈复的一生	212 - 217

闺房记乐



我生在乾隆二十八年，即癸未年冬天的十一月二十二日。时值太平盛世，生在衣冠仕宦的体面人家，又住在苏州沧浪亭畔，苍天厚待于我，真是无以复加。苏东坡诗云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，逝去的时光，若不以笔墨记下来，便了无踪影，未免辜负苍天的厚爱。

想想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的《关雎》，乃是《诗经》三百篇之首。把夫妇情事列在首卷，余下依次列就——我也按此例办理吧。

惭愧的是，我年少时没好好念书，学问不大高明，不过记下些实情实事而已。若读者诸君必得考订挑剔我的文法句子，那就好比对着脏镜子，挑剔它不够亮了。

我少年时，与金沙的于氏订过娃娃亲，八岁上她去世了。我

后来娶的妻子陈氏，名芸，字淑珍，是我舅家亲戚心馀先生的女儿。她自小聪颖明慧，学说话时，听讲一遍《琵琶行》，便能背诵。四岁时，她丧了父亲，亲眷便只剩母亲金氏、弟弟克昌了——一时家徒四壁，无所凭依。芸年纪稍长后，女红习得娴熟，便为人做一些针线活。那时节，家里的三口，都靠她十指操劳过活；甚至她还担负弟弟克昌求学识字的费用，让他学业完整，不致有缺。

一天，芸在书麓上翻到一册《琵琶行》，因为能背诵，便一个字一个字对照认着，这才开始识了字。她做刺绣的闲暇时光，渐渐也通晓了吟咏诗词，写过“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”这般句子。我十三岁时，随母亲回家探亲，见了她所作的诗，虽然感叹她才思隽秀，私下里却怕她福泽不深。然而心意投注，不能释怀，便告诉母亲道：

“若为儿择妻子，则非淑姐不娶。”

母亲也爱芸性子柔和，于是脱下金约指作为订礼，和芸的母亲商定亲事，缔了婚约：那是乾隆四十年七月十六日的事。

那年冬天，因为芸的堂姐嫁人，我又随母亲去她家观礼。芸与我同岁，长我十个月，自幼姐弟相称，所以我仍然称呼她淑姐。当时只见到满室鲜衣华服，唯独芸通体素淡，只鞋子是新的。看那鞋子，绣制精巧，问过，知道是她自己做的，才领会到她蕙质



兰心，不只在笔墨上。她削肩膀长脖颈，瘦不露骨，眉弯目秀，顾盼之间，神采飞扬，唯有两齿微微露出，算是相貌上面，略微美中不足之处。情态缠绵，让人神消。

我问她要了诗稿来读，有的诗仅一联，有的仅三四句，多是零散、未能成篇的。问她缘故，她笑答：“没有老师指点，就写出来这般；只希望遇到能当老师的知己，把这些句子推敲补完了。”我给那些诗一并题了签道“锦囊佳句”，那是当年唐朝早逝诗人李贺的典故，当时如此，是戏笔，揣着开玩笑的心思，却不知道她后来夭寿的命运，已经在此伏下了。

当夜送亲戚到城外，回来时已经三更。我肚子饿，想找吃的。老婢女给我枣脯吃，我嫌太甜了，芸便暗地里牵我的袖子。我跟她到房间里，见她藏着暖粥和小菜呢。我欣然举箸，正待吃时，忽然听见芸的堂兄玉衡嚷嚷：“淑妹快来！”芸急忙关门，应道：“我累了！要睡了！”玉衡已经挤将进来，见我正要吃粥，便笑睨着芸说：“刚才我要粥，你说吃完了；却藏粥在这里，专门招待你夫婿吗？”芸窘迫至极，夺门躲走了。这一来一去，惹得全家哄笑。我也负气，拉着老仆人先回去了。

自从吃粥被嘲弄后，我再去芸家里，她便都躲起来。我知道，她这是怕人笑话。